孟子新讀本

下册

方云怨是自怨萬章誤認作怨父母故下文作一翻瀾

孟子新讀本卷五

唐文治蔚芝甫著

萬章篇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張氏云聖人盡性者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帝舜之怨慕學者所當深思力體不可以易而論也

愚按慕者赤子天性中之所發也孝者人之本而慕者又孝之本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句係倒文法我竭力耕田四句即所謂恝也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言何有於我也朱子以爲自責不知己有何罪其說恐非孝子之心不若是恝所以爲慕之至也

此節推本性情可歌可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顧氏亭林云虞書所載帝曰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是則帝之舉舜在瞽瞍底豫之後今孟子乃謂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猶不順於父母而如窮人無所歸此非事實但其推見聖人之心若此使天下之爲人子者處心積慮必出乎此而後爲大孝耳

愚按亭林先生之說極是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二句推心之語乃孟子度舜之心也惟其設心如是所以能慕之至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何也天性之專惟此一事也慕之至也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

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張氏云人莫不有所慕舜亦有所慕人之所慕物欲之誘而舜之所慕則天性之不可解者其於斯世無一毫存於胸中終身乎父母而已曰慕則無須臾而不在乎此至誠無息者也此之謂大孝

愚按孝字本義從老省從子子者孺也孺慕之心爲最誠也人子自少至老專其心以順父母乃謂之孝人子稱父母曰親姙胎於母腹親之至也生於膝下親之至也弱冠以後日疎其親歉何如矣迨父母沒則由疎而遠痛何如矣古聖人定父母之名曰親言終身宜親之也此人子之所以終身宜孝其親而虞舜之五十而慕所以爲大孝也人生五十以前血氣未定嗜欲未清或有移其慕於他事者至五十而血性漸定嗜欲漸清可以概其終身矣故讀此章書宜注重一慕字慕者纏綿悱惻之誠孺子之性也人而失其孺子之性則不順於父母而不可以爲子矣愚嘗作大孝終身慕父母義別見文集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朱注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羅氏羅山云以懟父母是子之懟父母也舜豈有懟父母之心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告而廢倫此心終有所不安其不安即懟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二節均極詼詭而歸於正

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趙注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朱注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旁出去卽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也

張氏云完廩浚井事之所無也故程子曰論其理則堯在上而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故孟子未暇正其事之有無獨答其大意以明舜之心謂舜非不知象之將殺己也然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程子曰天理人情於是爲至蓋象憂喜舜亦憂喜是其心與之爲一親之愛之未嘗間也

愚按此節李榕村指爲稗官野史事之有無蓋不足辨而亦載之者蓋問答之體宜於博采也陳氏蘭甫云萬章篇所論唐虞三代之事閎遠深博非問答之文不能暢達之讀書豈可不識文章之體乎

方云此章以誠信而喜爲主怨慕章主意先提出此章主意在章末始出局又不同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或者曰舜大智人也常欲人處於非而已處於是也彼象者蓋受其牢籠而不自知也嗚呼是專以欺詐之心測聖人謬之尤謬者也夫聖賢庸衆之所以異者誠僞而已孟子引子產事爲例子產寧知校人之烹魚哉以誠待之而已舜非不知象之欲殺己其憂也憂其何以若斯之傲而其喜也則彼以愛兄之道來幸其或能改過故喜而與之也皆誠也夫兄弟手足也豈能猜疑相惡而終絕之乎此周公作鴟鴞常棣之詩所以垂涕而道之也後人不察乃以己私度聖人豈知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誠信而已聖人處事接物決不容少參以欺詐而況家庭之間乎是故上章之怨慕處父子之變也此章之誠信處兄弟之變也大舜精誠所積乃足爲人倫之極則也且夫世界之由誠而入僞者正人心之由厚而澆也誠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人道或幾乎亡故誠僞之幾尤不可以不辨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乃考察近世之言論非特不欲成人之美且不欲成古人之美人心之險巇若此士君子何以挽救之乎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

方云常人遇父母之不慈心中一怨字最難去不怨者又多是恕遇兄弟之不友不弟心中一僞字最難去不僞者又多是不知故萬章之問曲盡人情學者最當體察聖人於父母只是一慕字於兄弟只是一親愛字孟子之答曲盡天理學者最要體察

也。或曰放焉。

朱注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朱注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爲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

顧氏亭林云。舜都蒲阪。而封象於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爲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處。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也。又攷太公之於周。其功亦大矣。而僅封營丘。營丘在今昌樂濰二縣界。史言其地瀉鹵。人民寡。而孟子言其儉於百里。又萊夷偪處。而與之爭國。夫尊爲尚父。親爲后父。功爲元臣。而封止於此。豈非中原之地無閒土。故至薄姑氏之滅。而後乃封太公邪。或曰。禹封在陽翟。稷封在武功。何與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於遠。聖人之不得已也。

愚按父子一體之所分兄弟亦一體之所分故休戚相共不藏怒不宿怨仁人對於常人無不如此惟常人則可疏之遠之而兄弟則惟有親愛之而已矣親愛者至性之所發也夫兄之對於弟如此則天下萬世之爲人弟者親愛其兄當何如乎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張氏云象之不道詎可以君國子民乎故使吏治其國納其貢稅而不得以暴彼民也而其親愛之至又欲常常而見之故使不拘夫朝貢之時源源而來若天子以政事接於有庳之君然夫其所以處之曲折詳備如此此仁之至義之盡親親之心而大公之體也

愚仁義有兼用之道舜之封象仁也使吏治其國納其貢稅仁中之義也不得暴其民義中之仁也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又仁之至也舜惟至誠所以處之各得其當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

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王氏船山云禮庶人爲國君服三月鄭氏曰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然周禮且然唐虞質樸之制愈可知已但言畿內則五服之民不服天子矣王者公天下而私其故封之國天下者代易以爲之大君而國其所世守雖失天下不亡其國故畿內之民不服天子矣王者公天下而私其故封之國天下者代易以爲之大君而國其所世守雖失天下不亡其國故畿內之民親於五服而恩禮有加焉禮必度其可行而與情相稱九州編氓於天子疏遠闊絕而爲天子服喪情敬不稱而勢亦不可行矣百姓者百官也黃帝始制姓氏皆天子賜之有爵者或以官邑或以字謚庶人賤無字謚無官邑不得有姓百姓如喪考妣諸侯卿大夫服斬衰也三年連下爲句三年之間四海之內冠昏祭雖通而不作樂下及乎侯國之大夫士皆然士無故不撤琴瑟於斯撤矣侯國惟君服斬衰大夫士則否但撤樂耳故下云帥天下諸侯爲堯三年喪明侯國臣民之不與也

愚按孟子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據此是堯三年之喪未畢時舜尚未爲天子也

又按船山先生之說極爲精確書堯典平章百姓百姓昭明百姓百官也四海遏密八音堯之仁德如天也後世君民遼隔其無德及下者並無感情之可言乃陋儒妄定喪禮强制執行媚死君而誣生民開諂詐之風啓飾僞之習甚至激動人心之不平欲尊君而適以辱君其亦無識之尤已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

方云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駁得有趣昌黎諱辨語意本此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陳氏蘭甫云史記孟子列傳云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邠卿孟子題辭云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澧案孟子引詩者三十論詩者四引書者十八論書者一又有似引書而不言書曰者所謂尤長於詩書者於此可以窺見矣其引蒸民之詩以證性善瑤之學也引雨我公田以證周用助法考據之學也小弁之怨親親親親仁也此由讀經而推求性理尤理學之圭臬也蓋性理之學政治之學皆出於詩書是乃孟子之學也

愚　孟子說經最爲精覈不加穿鑿不妄附會惟虛心以求古人之志此爲經師家法所本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此即後儒之傳體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數句豈特說詩而已凡解經者皆當如此論文者亦當如此如以辭而已矣以下是即後儒釋經辯駁體也蓋孟子說詩之學傳自子思子思作中庸引詩衣錦尚絅數節皆斷章取義而其觸類旁通精微妙蘊斷非後儒所能及此其家法蓋又得自曾子大學引詩邦畿千里以下數節又樂只君子以下三節亦皆精微奧妙令人味之不盡至孝經每章末引詩亦多含無窮之意蓋詩本貴長言永嘆不當求之字句之間故孟子章末引詩亦多仿孝經之意聖賢傳經之蘊於此亦略可見後世說詩者皆當奉此爲家法也

遙應一句補承遠上文法

孝子之至莫大夫尊親尊親之至莫大夫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以下論郊祀之禮此所謂莫大乎尊親也孔子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此所謂莫大乎尊親也蓋周家以忠厚開基讀大明緜皇矣諸詩元氣純懿渾淪無間而詩人贊述之旨不過曰遹追來孝又曰繩其祖武夷攷文王武王之孝行備著於禮記文王世子首章食上視寒暖食下問所膳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此所謂孝之至也故其本支下洎百世國祚綿延至八百載此所謂尊之至也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郊祀上溯及於后稷迄今誦思文之詩知后稷粒民之德迨周公而始彰相距十有餘世此所謂孝之至亦尊之至也雖然論孝者若不求養親之心而必以是爲衡則孝子之事親將有所窮故吾人之論孝者當以曾子爲法曾子之言曰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所謂尊親也守身兢兢不越禮法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所謂不辱也口體之奉必有酒肉愉色婉容曲盡其歡所謂能養也嚴父配天此力之所不能爲者也而立身行道以下數端不獨力所能爲而尤不可不勉者也永言孝思豈必在天子家哉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朱注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有天下堯傳之者也而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者將以發明天人相與之理至公而

一語斷定以下數節雄奇恣肆

不容有絲毫私意者也朱注云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愚更爲進一解曰天下者君與民共有之天下非一家一姓所得而私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唯曰其助上帝寵之傳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師牧之故天子者天之所命也天命之故曰天與之不順天命者則天奪之桀紂是也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人君戒謹恐懼之心其可須臾忽乎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後人讀萬章此問有啞然笑曰不知窮理之學宜多設問答之辭淺學者蓋未足以知文體也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朱注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薦人而不能使天與之天下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者權限也上言天與之此言薦之於天而天受之

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受之即所以與之也是天之與民其權均也然而天虛而難憑者也民實而可據者也是其權固專在於民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無形者也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有形者也是其權固專在於民也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尚書帝曰咨四岳女能庸命巽朕位司馬遷曰堯將遜位讓於虞舜禹之間岳牧咸薦是薦舜者岳牧也然薦之者岳牧而歸之者朝覲訟獄謳歌者也向使岳牧薦之而朝覲者不歸之訟獄者不歸之謳歌者不歸之則亦不能以有天下故曰天也

豈非人事哉後世史書所載纂竊之徒不知天命實不知人心有所由歸者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讀孟子引書之言而孟子尊民之心可見而民權之宜尊益可見朱注云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是朱子亦注重民權也黃黎洲先生之言曰君人者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古之人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甯者爲君也痛哉言乎蓋自後世人君私天下以爲產業絕不顧民之好惡從違而殺奪之慘生民之禍乃靡所底止矣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近世西國之君有出於選舉者實隱合乎民視民聽之義其道爲大公其理爲大順必如此爭奪篡弒之風乃可以息而或者曰此或可行於唐虞之世若行之後世則天下亂何者以民之程度卑則適導其爭也此言近似有理殊不知此後世界日益文明則天下人君必皆出於選舉之途夫語選君之法歸之於民而天下爭者此言乎亂世之民也如何而進之於治世則在於教育教育行而民之學識進程度高其視益明其聽益聰視明聽聰則以千萬人之聰明率爲一人之聰明故曰亶聰明作元后古語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又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治君之與民可合而不可分者也君與民之心可一而不可二者也此命之於天者也易傳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蓋謂此也抑孟子有言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即皞皞之世也又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此其民之所以皞皞也反是而以天下爲一人之產業作福作威好惡乖違用側頗僻於是乎咎徵咸

方云此章以天字爲主天與賢天與子則與賢二句一提下文以分承之與賢子事以下乃推開一層論古事非人所能爲也面歸於皆天也數句正意已盡有天矣四夫爾有天矣

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此未知禹大公之心也詰以堯舜何以不憂後世而其說實窮矣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張氏云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其發明天人之際深矣莫之爲言無有爲之者而其爲則天也莫之致言無有致之者而其至則命也言天而又言命天言其統體而命言其命乎人者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而舜禹之爲相歷年多施澤之久故天下歸之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而益相禹未久故天下歸啓此豈有爲之者乎豈有致之者乎而其爲也其至也則可以曰天與命也雖然人君爲不善而天命去之則是有所爲而致也獨不可言天與命歟孟子蓋亦嘗論之矣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蓋如堯舜禹益之事理之全而命之正也若夫爲不善以及於亂亡則是自絕於天以遇其命不得謂之得其正矣然而其爲是事則有是應謂之命則可也

愚按不肖人事也賢人事也歷年之多與少人事也施澤於民之久與未久人事也然皆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也故曰天也命也其實則皆人也歸於賢而已矣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

為云故益伊尹獨公不有天下是因益而并論伊周也下文申明伊尹之不有天下而周公之不有天下只說繼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不必說文極簡古復贅則繁冗矣

天下。

仲尼之德。非不若舜禹也。以無天子薦之。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張氏云孟子因論堯舜禹禪繼之事。而遂及於匹夫有天下。與繼世有天下之理。而論伊周孔子之事。所以極乎天命之微也。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仲尼之不有天下。則以無薦之於天者也。此天也。繼世以有天下者。必其惡如桀紂。而後爲天所廢。不然。則其繼世固宜。故益伊尹周公。雖德齊而不有天下也。

愚按繼世以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非有桀紂之主。則不至斬其澤也。故敬承先世者。脩德爲善。不可稍怠也。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型。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張氏云太甲雖不敬於始。伊尹放之於桐。使之改行。及其克終。則奉而歸之。皆順天命也。

王氏船山云趙氏以二年四年爲在位之年。蓋殷道立弟。次及嫡長子。則太丁薨而外丙仲壬踵立。以傳太甲。其制然也。程子破其說。以年爲歲。湯壽百齡。豈九十又八而生子乎。若夫太甲宅憂桐宮者。爲之後者爲之子。太甲嗣仲壬。則爲仲壬居喪。如

嗣子也湯墓在桐仲壬之墓亦在桐古者墓兆以昭穆祔葬無各爲陵邑之制也

愚按伊尹之放太甲也非其志之高則篡也太甲之處仁遷義也薰伊尹之德而善良也曰聽伊尹之訓已也伊尹爲之師也人君能得聖賢爲之師則無形之中有以遷善改過而享國遂得以長久古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益之於夏勤勞而已其心無所苦也至伊尹而用心苦矣至周公而用心尤苦讀詩至鴟鴞東山常棣諸篇閔予小子敬之小毖諸篇讀書至金縢無逸諸篇周公之用心惟知爲君爲天下初無絲毫私意於其間也順天之至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張氏云一者何也亦曰奉天命而已矣而司馬君實蘇子由各以其私意立論愚不得而不辨也司馬氏之論曰禹之果賢而禹薦益使天下自擇啓而歸焉是飾僞也益知啓之賢得天下之心己不足以間而受天下於禹是竊位也禹以天下授益啓以違父之命而爲天子是不孝也惡有飾僞竊位不孝之人而謂之聖賢哉此未知禹不得授之於益益不得受之於禹也禹以益之賢使宅百揆而薦之於天耳禹崩益以冢宰率天下行三年喪喪終則避位焉禹之子啓賢而天下歸之固其所也禹也益也啓也皆豈能加毫末於此哉蘇氏之論曰使舜禹避之天下歸之而堯舜之子不順將使天下而廢其子歟將奉其子而違天下歟而事之至逆由避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命於禹禹遜之而天下不從而後不敢爲匹夫猶且恥爲之而謂益爲之哉此尤不思之甚者也舜禹豈有富天下之意乎哉終其事而避其位若天下歸吾君之子固其所也而天下歸之自不舍耳舜禹若逆計其利害而遽自立則是何心哉益爲禹所薦故終其冢宰之事三年喪畢避啓箕山天下歸啓益固得其所也而以私意得失輕重聖賢何其不之思歟

愚按唐虞禪人心歸舜與禹也夏后殷周繼人心歸啓與太甲成王也其權皆在民也其義一也不當禪而思禪者燕子噲是也不當繼而思繼者秦二世是也皆不得乎人心也知人心之趨向乃知民權之宜重也是故民以君爲天不得而違法也君亦以民爲天不得而違法也法尊而義定天下無爭亂之事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伊尹任天下之事即不免叢天下之怨謠諑因之紛起故古書中毀伊尹處甚多如楚詞天問云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及此章割烹要湯等皆是乃知任事者必先任天下之怨雖蒙天下之毀而弗恤也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氣節即俗所謂氣骨爲人而無氣骨豈能任天下之事此節道義二字當與養氣章其爲氣也配義與道參看蓋氣節之根柢也祿之以天下謂尊以天子之祿繫馬千駟謂與以千乘之國一介不取與即不受天下千駟之根本聖人之視一介固無異於天下千駟也惟一介之取與必折衷於道義所以能自任以天下之重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兩我字當注意所以重視己身不輕出也

以下數節氣象何等廣闊有此等胸襟此等志氣此等學問方有此等文章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此節忽插入伊尹平日之言文特奇突

羅氏羅山云處則以其道脩於一身達則以其道行於天下或出或處此心原無二致三聘而後幡然者平時以道自重不肯苟進至此感湯之誠而又知湯之可與大有爲始起而應之非前此無堯舜君民之心至此始幡然改圖也堯舜其民其本領在我不待擇民而後治堯舜其君則必其君之可與有爲而後可三聘後應亦審於擇主之道也

愚按一我字三吾字當注意所以重視己身當爲天下而出也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蓋於畎畝之中經畫天下之事已早有成竹矣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節忽插入伊尹本心之志文更奇突

三予字當注意挺然自任非嘵嘵然爲大言也有豪傑之性質兼有聖賢之學問也不言先聖先哲而云先知先覺見非常之人務在牖民之知覺而生民之知覺不齊奚翅恒河沙數如何而普及以覺之如何而分等差以覺之要必有大經綸大學問以統籌分置於其間非可空言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己字自字當注意惟自待高故自任重惟不失己故能救民思天下之民與禹思天下有溺稷思天下有飢二思字正同此思也何其大也聖人之所爲先天下之憂而憂也乃救世之苦心也讀張子西銘云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又曰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亦有此廣大之氣象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爲一句俗讀分作二句便無力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兩己字一身字當注意皆重視己身也當與枉尺直尋節參看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聖人之行令人神往歸潔其身潔字更有味高尚其事固潔也拔茅貞吉亦所以爲潔也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堯舜之道豈可以要君乃甚言其不要爾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趙注牧宮桀宮也載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也

愚按人生當世懼不能擔任天下之事而已吾嘗謂人者任也士者事也必能擔任天下之事始不愧爲士不愧爲人此章書專以我字予字己字自字作線索見古聖人於天下事有挺然自任之志而末又贊之曰歸潔其身而已矣見吾身之在天地間至爲貴重夫吾身曷爲而可貴爲能任天下之事也若委蕤不任事何足以爲貴且吾身曷爲而可貴爲其學道也若空疎

方云此章以義命二字爲主不主癰疽與侍人無可佐證故以不主彌子事觀之可見矣以主司城貞子事觀之可推矣末節所主一句結明以觀遠臣以其觀人之法以定俗語之誣文境辭飾

無學或雖學而無實用烏足以任事又何足以爲貴且吾身曷爲而可貴爲其至潔也若猥瑣齷齪烏足以任事更何足以爲貴如是而知聖人潔身之行必先嚴義利之辨蘇東坡伊尹論曰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又曰天下不能動其心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蔕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斯雖文章家言而持義頗精余嘗論脩身之要學問猶堂屋也行詣猶基址也基址不堅堂屋圮壞人生學問縱極邃美而行詣不完貨財是徇一旦名譽掃地無以取信於天下之人即不能復辦天下之事深可痛也且人度量相越各有不同有操持一介而失守於數十金百金者矣有操持於數十金百金而失守於千金萬金者矣愈勘則愈細愈大則愈難惟古之聖人爲能精於觀人而尤嚴於律己律己之方首嚴義利伊尹凡事折衷於道義自一介之細推而極於天下千駟之重初無二致非謂天下千駟之不足重也以天下千駟猶不如吾身之重也夫以吾身之重加乎天下千駟之上故吾身之潔雖以天下千駟而亦有所不屑也吾聞潔其身而任天下之事者矣未聞失其身而能任天下之事者也是故士而有志於當世之事先自不屑不潔始而近世豪傑之士不知求聖賢學問徒欲枉道以求人卒至身敗名裂惜哉惜哉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

朱注云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

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寺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張氏云衆人不知有命故於其無益於求者强求而不止若賢者則安於命矣知命之不可求也故安之若夫孔子所謂有命者則義命合一者也故孟子發明之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聖人擇禮義而爲進退聖人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存也此所謂義命之合一者也

愚按彌子衛之幸臣曾謂孔子而屑主之乎進以禮退以義其氣象何從容也得之不得曰有命其言詞何委婉而決絕也夫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命者迹近於渺茫而聖賢有時或言命者蓋君子任理小人任數言理足以範圍君子言數足以範圍小人若有命之說廢則小人之蚤緣奔競更將無所忌憚世道更至於不可救藥而實則得之不得固非人力之所能爲此孔子所由以有命之說曉彌子也彌子者小人也告之以義雖千百言而不悟曉之以命則憬然悟矣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歸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司城貞子

王氏船山云微服而過宋過者不留之辭則未嘗信宿而無所主矣集注以貞子爲宋大夫據司城宋官耳孔子不得於魯衛在定哀之際宋之六卿未聞有貞子以賢著宋與陳皆三恪之後建官略同宋有司城陳亦有之陳有司敗亦有司城陳地適當宋之南境一免宋阨即入陳地貞子爲陳臣無疑也乃陳自復封以後唯有惠公吳懷公柳閔公越以迄於亡無有所謂陳

方云此章以賢智二字爲主百里奚不要秦穆公無證佐只有就不諫虞公一事反覆推明以見其賢智既是賢智則必無此事純是空中樓閣眞靈妙之文也

侯周者周非陳侯之名乃周之則受之周其稱臣者所謂公養之仕也夫子遭阨至陳而窮暫爲陳侯公養之臣其不妄進亦見矣

愚按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中庸曰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之於道也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處患難顚沛之際而能不失其正者所性分定故也非然者履險而失其道進退將無所據矣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張氏云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此泛言觀人之法豈獨爲人臣者所當知爲人君者尤當明此義也苟能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觀近臣則遠近交見而無蔽於耳目之私矣孟子因論孔子而及於此實觀人之要也

愚按君子觀人觀其取友而已取友不端其人可知後世如商鞅之徒藉口變法而以景監進無義無命卑鄙齷齪非不獲一時之榮而死期已至矣士君子縱不能學孔孟盍以商鞅爲前車耶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張氏云戰國之際好爲此論以汙賢者此疾賢惡善之意蓋其所爲類此而欲借賢者以自班耳

愚按史記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大夫百里奚既虜百里奚以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

馮曲鑿痕純用詰難法折出一腎子筆鋒凌厲無匹

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萬章所言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疑即因此而傳訛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穀梁傳。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公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疆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主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

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張氏云自鬻以成其君成之爲言求成之成定交之謂也自鬻之事雖鄉里知自好者不爲也使奚爲之則其人可見矣豈復能爲前數者哉雖百里奚不諫虞公而去之可得謂之忠乎傳曰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蓋百里奚不得用於虞在不必諫之地也故知其不可諫而不諫亦不忍坐待其亡以爲仇讎之民故引而去之此所以爲智也不然百里奚在當諫之地而不諫則是不忠之臣也而何以爲智乎

愚按所貴乎人者能自好也不能自好何以成人司馬遷貨殖傳曰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蹁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此乃所謂自鬻也稍有良知者而忍爲之乎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廉恥端賴吾人之本身以提倡乃近世士大夫迫於生計氣節蕩然藜藿難甘牛衣對泣遂至自鬻其身而不自顧惜嗟乎嗟乎豈知士貧而不可賤乎骨堅而不可脆乎身貴而不可鬻乎魏李康運命篇論曰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也李康文學之士尚能爲此言而況聖賢之徒乎吾願鄉黨之士常誦此章毋喪失其自好之性並敗壞其自好之俗也

方云此合傳體也以孔子爲主故論贊處專重孔子

孟子新讀本卷五

唐文治蔚芝甫著

萬章篇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張氏云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凡色之過乎目聲之接乎耳固不得而通也而所以視所以聽則在我也於惡色惡聲視聽不加焉則其立心高而守已固矣

愚按橫暴也橫政壓其民橫民亂其政橫政所出皆朘削貪酷之端橫民所止皆乖戾欺詐之象是以不忍見而不忍聞也是惟聖之時者能救之次焉者避之而已救之之道奈何橫政當反之以寬仁橫民當化之以教育伯夷氣節之士能以剛善矯柔惡者也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何事非君四句與孟子所云處畎畝之中湯三使往聘之事未合疑傳聞異辭或此數語在太甲時之言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程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張氏云柳下惠雖事汙君而不羞居小官而不辭然其進也未嘗隱賢焉未嘗不以其道焉此所以爲柳下惠也不然則是枉己苟仕而已矣雖然以三子而論之伊尹其最高乎故於伯夷之風則以爲聞之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於柳下惠之風則以爲聞之者鄙夫寬薄夫敦而獨不言伊尹之風所被者廣也亦猶論流弊於二子有隘與不恭之言而不及伊尹也

陳氏蘭甫云趙邠卿謂孟子反覆差次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數章陳之蓋其留意者也澧案此亦古書之文而孟子述之也蓋天下風俗之壞總不出頑懦鄙薄四者惟廉立寬敦可以救之夷惠實百世之師其曰君子不由者師其清不由其隘師其和不由其恭耳

愚按柳下惠和藹之士蓋能以柔善矯剛惡者也張氏陳氏之說均極精確或疑夷惠爲百世之師而伊尹不與以爲伊尹有放君之事其行亞於夷惠不知伊尹立天下之大節任天下之大事樂堯舜之道施堯舜之澤幾幾乎爲萬世之師矣是以程

以上皆古書之文而孟子引之故論斷別加孟子曰三字猶公孫丑篇伯夷隘一節之例

子門人亦有伊尹出處合乎孔子之問惟非有大過人之德行才識恐未易學之耳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張氏云孔子天也其去齊接淅而行去魯則曰遲遲吾行也蓋其速也其遲也皆道之所在也曰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比公孫丑章所云易一則字耳而尤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之意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孔子其生知之聖乎不謂之生知不可也三子其學知之聖乎不謂之生知亦不可也惟聖而自然者乃謂之聖勉而至焉者非聖也然聖人之氣質亦不能無所偏清者陽剛之善者也和者陰柔之善者也任者兼陰陽剛柔之善者也又曷言乎時也易傳曰與四時合其序孔子秉陰陽剛柔之善性而能以時出之若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故謂之時蓋聖人陰陽剛柔之性既無不得其中故其喜怒哀樂之發亦無不得其當所謂物來而順應者也故時措之宜也非趨時也易傳又曰時義曰時用聖人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能以吾心之消息應人心之消息而即以感天下之消息時之爲義爲用大矣哉周易六十四卦時而已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時而已矣無行不與如雨之化時而已矣講學淑世非時不通化民成俗非時不純易傳有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時乎時乎豈詭隨者所得假其名乎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

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張氏云所謂集大成者言集乎道之大成也金聲而玉振之者樂之始作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言孔子之道始終純一而無不盡者也因論孔子而遂推言學聖人始終之義使學者有所馴而進焉始條理即易所謂知至至之終條理即易所謂知終終之此未及乎聖智也學者從事於此固所以爲聖智之道也故曰智之事聖之事條理云者言有序而不紊也夫所謂終條理者即終其始條理者也致知力行蓋互相發然知常在前故有始終之異也

愚按周官六德曰知仁聖義中和知在聖之先而中庸之贊舜亦不過曰大知蓋孔子雖係生知之聖復能窮理盡性通達萬變故不獨爲聖之極尤爲智之極而非三子所能幾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朱注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

張氏云夫射而至於百步者由夫力也力可勉也而其中鵠則非力之可爲由夫巧也智譬則巧者言其妙於中也聖譬則力者言其能至也若三子者其用力可謂至極矣故於其清任和者皆以聖名之以言其於是三者臻其極也然方之孔子終有所未及者非其力之不至也於聖人大而化之者猶有所憾蓋其智於是三者之外未能盡中也孔子則智聖俱極者也論學則智聖有始終之序論道則聖之極是智之極也惟孔子爲盡之故三子不能班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趙注北宮錡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趙注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己之所爲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略麄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

張氏云戰國之時天王之名號僅存而其法廢也久矣諸侯僭越常度惡其害己幷與其籍而去之雖曰諸侯之罪而周之失政亦已久矣故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豈不然哉孟子答北宮錡之問蓋出於師友之所傳故家遺俗之所聞者雖曰其略而大綱可得而推矣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趙注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諸侯法天子臣名亦有此等从君下至於士也

朱注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

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朱注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趙注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趙注公侯之國爲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庶人在官者未命爲士也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耕以祿代耕也

顧氏亭林云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之下矣

羅氏羅山云班爵祿之制孟子自言未聞其詳其與周先王之法固有不能盡合者然而班爵祿之規模已具其中惟地之廣狹祿之多寡或不盡如此耳公卿大夫士之祿率皆以民爲定從一夫受田百畝起數等而上之至於君至於天子此是制祿大綱領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蓋立君設官以爲民也上勞心以治下下即竭力以奉上其位卑者任民之事少則受民之供亦少其位尊者任民之事多則受民之供亦多官因民設祿由田定或隆或殺莫不因乎自然之道觀乎此制不特以見君民之一體而凡受民之供賦者尤不可侈然享其厚祿而不以民事爲心也先王治天上之法率由井田而推官祿之多寡以此

定建國之大小以此分凡夫學校兵賦無不範圍其中故非封建無以維井田非井田無以定封建嬴秦暴虐舉先王之良法美意而盡壞之罪可勝誅哉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趙注伯爲次國大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也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趙注子男爲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朱注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

王氏船山云集注云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說本之趙注蓋以糞爲矢穢也歷攷古人文字無有呼矢爲糞者糞之爲言除也故春秋傳曰糞除宗廟禮云爲長者糞此言百畝之糞繫之耕者所獲之後則是從獲而計之而非追論其既往

方云此章文境首一提後一束中間引證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眞神乎文者也

力耕之事。龍子曰。凶年糞其田而不足。豈凶年之矢穢亦不足乎。糞者除也。謂除種穀餘食奇零餘剩而計其整數也。凡食若千人整數也。古今使字用義固不相若。呼矢爲糞者。以矢穢必除去之借用。孟子以除算爲糞。猶今人言淨數掃數。亦借用執今人之方言以訓古文。鮮有不滯者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長挾貴。非爲求道德而友也。故孟子曰。挾貴而問。挾長而問。皆所不答也。兄弟至親也。挾之以爲友。非宜也。友也者。友其德也。此朋友所以居五倫之一也。曾子曰。以友輔仁。又曰。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愚嘗謂學者品詣之賢否。惟在取友。讀書兩端。交誠篤之友。讀賢聖之書。則行詣之高。自在無形之際。非然者。人格不自覺其墮落矣。自後世無道德之交。而朋友一倫遂缺。進德無資。實世道之憂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五人亦能忘獻子之勢者也。友者平等也。惟德是視也。無所謂勢也。自人心不古。友道淪胥。舉凡希世苟合之士。遽蓀戚施。（遽蓀覩人顏色而爲辭。故不能傳戚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爲

方云蓋不敢不飽也下若說非惟大國之君爲然也雖天子亦有之舜尚見帝云云亦可只是文境平板無變化忽接以然終於此而已矣云異樣氣勢異樣生動

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一旦臨小利害反眼若不相識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昔人作廣絕交論所以歎息而不置也吾欲交友吾思孟獻子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吾欲交友吾思費惠公於子思則思之可謂能自得師矣顏般王順長息事無所攷然一則曰友之一則曰事我則固能與師友處而不與徒隸厮役之人處矣惠公者魯季氏之後僭稱公者也費季氏私邑而孟子稱爲小國之君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爲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說見顧亭林先生日知錄)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吾欲交友吾師晉平公吾又責晉平公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不敢不飽其敬恭可謂至矣然而弗與共天位弗與治天職弗與食天祿則謂之不能尊賢可也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是位也職也祿也皆天之所命而非一人之所得私也然而平公不知也其意欲尊賢人而牢籠之而奔走之庸詎知天下之受我牢籠而奔走於我門者皆非賢者

也是違天則也故吾又責晉平公

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吾欲交友吾思帝堯吾又思帝舜堯之友舜也友其孝也友其大智也友其與人爲善也館甥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豈徒然哉蓋五典百揆之事時時有以諮詢之矣厥後與共天位順天心也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古今交友之道未有大於此者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尚德也尊賢亦尚德也故曰其義一也朱注云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其說殊淺戰國時之所謂貴貴者趨炎而已爾非尚德也惟有道之世上之人皆有德故下之對於上皆致其尊敬之誠而上之對於下皆爲平等其有德者亦必致其尊敬之實夫然後成泰交之象焉吾欲交友吾益信堯舜爲人倫之至而益思朋友爲五倫之一其義不可不明於天下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此章萬章諸問備極精至交際之道取與辭受之義皆當盟之於心故不曰何道也曰何心也而下文又曰以心却之盟心之學也人與人相接禮而已矣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故孟子曰恭也發於本心也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此亦盟心之也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度之於心也是其不恭亦發於本心也而孟子乃言弗卻者蓋指尊者之賜非不

方云交以道三句正意已盡交以道接以禮即下文所謂兆足以行也斯孔子受之即所謂爲之兆也特語意渾涵萬章曰今有禦人以下連作數波如掀天大浪而來其駁雜處氣皆洶湧須看孟子說得心平氣和至爲子斯受之心事之兆也方將孔子說出說孔子即所以明已之心忽起奇喻辣甚

義之甚者而言爾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朱注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耶交以道如餽贐閒戒周其飢餒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愚按以心卻之尤爲盟心愼獨之義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者受之於心無愧也雖然聖人之精義不易學也當學賢者之廉隅於心可無悔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趙注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來交接已斯可受乎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譈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敎命遭人則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

王氏船山云集注云殺人而顛越之人既被殺則自踣於地奚待人顛越之乎按越者踰也行也越人越疆而行之商旅也殺越人於貨律所謂攔路刼殺者是已附近之人雖挾重貨盜猶不敢肆其惡惟越境孤客殺之者易以滅口是以凶人敢試其鋒刃而人尤爲之飲恨也

愚按殷受夏三句朱注以爲衍文家大人疑爲錯簡當在滕文公篇彭更章舜受堯之天下句下於文義爲順烈者盛也猶言其禍尤烈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趙注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爲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

愚按萬章之問窮理之至也孟子之答辭不爲已甚之旨也充類至義之盡猶所謂伯夷之室盜跖之室也戰國時橫征苛稅充類至義之盡固可謂之盜而論其罪究異於盜也則不可竟謂之盜也獵較猶可凡事必師法孔子也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

文境淵懿恬適歐曾文之祖

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朱注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先簿正祭器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質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愚按兆者幾之微也有爲之兆而即不行者矣有再爲之兆而卒不行者矣有兆足以行而不行者矣有兆足以行而遂得行其道者矣士君子宜辨之於早勿淹留而失可去之幾也論語記山梁雌雉曰色斯舉矣孔子贊之曰時哉時哉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朱注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

愚按史記季桓子用孔子宰中都爲司寇三月而魯國大治兆足以行矣以齊人歸女樂而止此爲見行可之仕衛靈公能接遇以禮故孔子亦爲之淹留迨問陳而始行此爲際可之仕衛孝公事無所考孟子引此見孔子之時也其隨遇而處之者皆盟之於心而無所愧者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

養

士君子有碩德有宏才有經世之學於是乎仕仕者事也將以有所事也將以行道而救民也非爲貧也而有時或因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仕者此蓋不得已而仕者也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張氏云既曰爲貧矣則不當處夫尊與富居於卑與貧者可也若處其尊與富則是名爲爲貧而其實竊位也處其尊與富則當任其責此豈爲貧之地哉是則非義矣

愚按爲貧而仕者非上之人能用我也非下之人能被我澤也不得已也不得已而仕惟有居卑居貧而盟之於心乃可以自安然而今之爲貧而仕者多矣曰我惟爲貧所以欲居尊而居富也此百姓之憔悴疾苦所以無已時也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抱關擊柝其職易稱而無有損於民之事此古之君子當無道之世所以多隱於晨門者也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趙注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乘田苑囿之吏也茁生長貌

愚按生人之所以安身而立命者厥有二端曰性分曰職分性分者吾性中所當守之分不可踰閑者也職分者吾職內所當守之分不容越限者也安分而後知足知足而後無求無求而後自樂惟聖人爲能樂天孔子之言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茁

方云此章以禮義二字爲主無常職而賜於上以爲不恭也以上正意已盡後乃推拓言之余以謂不然此章以

壯長而已矣其安分樂天之誠溢於言表愚人不安分終日爲營求之事終身無知足之時以至捐廉恥而不顧遭刑戮而不悔哀哉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張氏云位卑者言責不加焉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爲貧而仕之法也若夫立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爲任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然則高位厚祿非所以養貧也後世不明此義假爲貧之名安享寵利而已曾不以爲愧此可勝罪哉

愚按易傳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人之所當止也位卑而言高是不安分也發激烈至高之論微特無益於天下而且有害於天下故曰罪也易傳曰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鼎折足覆公餗凶言不勝其任也任者宜與道相稱者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是不盡職也闒冗無能徒辱高位以速官謗故曰恥也嘗見當世慷慨激昂之士大言炎炎以爲天下事如反掌特權不我屬爾一旦居高位躋顯秩則惟利祿之是圖曾無功德之可見是罪與恥兼而有之也凡此之弊皆由虛浮虛浮故張大其無實之言而飾爲無實之道欺一心以欺其君欺其君以欺天下而或者且曰此救貧之策也此天下所以日受人才之害而不能得人才之益也聖人憫焉爰發明性分職分之說而有以救之激烈者敎之以安分闒冗者勉之以盡職昔孔子有言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愚嘗聞之師曰境遇當時時作退一步思夫然後不憂貧道德當時時作進一步思夫然後能憂道君子之學務在盟心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舉字作主故以後舉而加諸上位與悅賢不能舉遙遙相應蓋孟子固以天位爲尊賢之規則也

朱注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愚按仕而不受祿古有之矣若不仕而受祿此何禮也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可恥之尤者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朱注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朱注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愚按臣之與民有分焉臣者任君之職故可食於上民者不任君之職故不可以受其賜此禮也亦義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

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朱注摽麾也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穆公悔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

愚按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凡爲士者禮宜如此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在彼既無悅賢之誠在我即不當行其貴貴之禮士君子丰裁嚴峻氣骨懍然固宜爾也子思有泰山巖巖之氣象孟子得師傳故述其綦詳或曰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其說如何曰援者攀援也惟能如子思孟子而後可謂之不援上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朱注僕僕煩猥貌

愚按古人席地而坐其拜甚易而子思尚以亟拜爲非養君子之道後世臣之於君動輒行拜跪之禮以致君日尊而臣日卑下情不能以上達非特自輕賤也抑亦失事君之大道矣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張氏云上言養之之禮而未及乎舉之之道也若堯之於舜則尊賢之極而養道之盡也事之以九男女之以二女官牛羊

倉廩備而養之於畎畝之中惟恐不得當其意一旦舉而加諸上位如是而後可以謂之王公之尊賢也孟子每以堯舜之事爲言者語道者必稽諸聖人所以示萬世之準的蓋聖人人倫之至故也嗟乎爲士者於辭受之際可不思夫名正而言順者乎爲君之待士又何可不深思所以養之之道乎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朱注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古者不爲臣不見庶人不宜通干謁者也往役者庶人之分也往見者將以徇私而求名利也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張氏云爲其多聞則將資之以成德天子且不召師而況下此者乎爲其賢則當尊之而不可慢蓋在我則當守庶人之分在彼則當隆事師之禮也

方云以下文勢激昂引子思虞人兩證兩拍仍歸到不見上而以禮門義路四明正大並與首字作收氣象光二節禮義字相應

愚按師嚴然後道尊師也而可召乎詩曰維師尚父又曰尹氏太師周時天子尊師之禮至矣抑非特天子也以霸佐而言桓公之於管仲且不敢召矣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張氏云繆公以千乘之君而欲以友士宜亦可取也而子思不悅蓋曰友之則猶爲有所挾而驕吝之心未盡降也子思豈尊己而自大乎蓋君臣之相與獨有貴貴尊賢二者而已貴貴分也尊賢德也分立而德尊天之理也夫君欲與之友而不可得古之人無一毫屑就之心如此

愚按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惟有子思之學問行詣然後能引此言蓋士而自卑不可也然而妄自尊大亦不可也吾黨之士貴有子思之氣節先貴有子思之學問行詣夫無德之人可鰓鰓然以師道自居也耶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朱注皮冠田獵之冠也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旂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禮也義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不敢往禮也義也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夫不賢人之招而可往乎輕矣賤矣且以輕賤而進其身亦危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朱注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勵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

張氏云義之所以謂之路者以其宜之可推也禮之所以謂之門者以其節之不可越也二者人性之所有譬之路與門有足者皆可以由可以出入也而君子獨能之者何哉衆人迷於物欲而君子存其良心故也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詩人之意以爲大道坦然君子則能由之而小人亦將視以從也

愚按三代而下禮義廉恥之道不明士無氣骨其對於君惟以伺候奔走爲務而爲人君者亦以伺候我奔走我者爲忠臣也爲賢者也嗚呼此所謂南鍼而北指者也庸詎知伺候我奔走我者決非賢人而所謂賢者必求之於不伺候不奔走之中而

爲臣可見不爲臣不見引孔子事以爲結束神迴氣合

方云此章一層進一層讀之令人氣奪余謂非

人君因伺候我奔走我者待遇之可以任意乃遂以是待不伺候不奔走之人傲慢而不恭頤指而氣使以是求賢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能由是路出入是門者爲君子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者爲小人然而孟子猶不遽絕小人也引詩曰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蓋小人視之而亦由之而出入之也愚嘗集楹聯云進以禮退以義中天下而立頌其詩讀其書等百世之王惟進退以禮義而後能中天下而立所謂內重而外輕也非然者爲僞氣節僞氣節亦小人也不可以不察也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孔子仕於朝君以其官職召之是以不俟駕不俟駕者非趨承也在官之分也然則不俟駕之義微孟子孰能明之哉

又按論語孟子每章意義恒有相間以成文者而其義理乃愈精密如論語子貢方人子曰夫我則不暇似門不以觀人爲重矣而下章乃即以抑亦先覺是賢乎補之又如賢者避世作者七人似聖人無意於世矣而下章乃即以知其不可而爲之與夫果哉末之難矣以補之此篇交際章言交以道接以禮孔子受之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仕非爲貧章言孔子爲委吏乘田似聖人亦近於圓融矣而下兩章即兩引子思之事以補之蓋孔子子思孟子易地則皆然且士君子固貴中庸然時中之聖不易學不若氣節嚴峻自無非義之干公孫丑問不見諸侯孟子引孔子之見陽貨而即引曾子子路之言以明君子之所養聖門尤重氣節於此可見凡若此類細繹詳玩觸處旁通意味愈覺無盡此讀書所以須觀大義不當拘拘於章句之末也綜覽此篇論堯舜夷惠伊孔可謂擴之極其大而論辭受出處去就可謂析之極其精孔子之贊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探頤索隱退藏於密此豈淺學所可窺哉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

獨氣奮已也高山流水習身唐虞之間其品不凡其志更偶乎遠矣讀古人書頗時存此意

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易傳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者同心也易傳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非特語君臣交會之際也以善士而友善士皆聲相應而氣相求也易豫卦之彖辭曰利建侯行師其九四爻辭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傳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蓋以天下之善士盍簪而聚於上乃得大行其志非然建侯行師不利矣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取友之道與其多親今人不若多親古人古人往矣其行詣何由知之惟尚論乃知之古人之精神氣象言語文章性情功業備載於詩書頌其詩讀其書乃能知古人之精神氣象言語文章性情功業或妄出己議以輕訾乎古人或膠執己見以重誣乎古人皆由於不知其世也唐虞之禪也夏后殷周之繼也不可不論其世也伊尹之放太甲也周公之誅管蔡也不可不論其世也禹稷之三過其門而不入也顏子之居陋巷而不改其樂也不可不論其世也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論其世乃可以知其心也聖之清也聖之任也聖之和也性情之相近者皆可取以爲友也德行也言語也政事也文學也學問之相近者皆可取以爲友也是尚友也故曰多親今人不若多親古人也雖然顧亭林先生有言有經天緯地之才而後可以登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略而後可以考古論今愚謂惟有經天緯地之才而後可以讀書尚友彼陋儒狂士何嘗不上下數千年哉而卒之迂且誕者非特無尚友之學抑且無尚友之識與才也昔諸葛武侯抱膝長吟自比管仲樂毅噫世尚有武侯其人乎哉

易位句如聞霹靂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設君所以爲民也君者經理民事者也一鄉之吏一邑之長經理民事而不稱職者則去之其橫恣暴虐者則加以罪所以重民事愼民命也推而上之至於君亦猶是也乃中古以來小儒規規於君臣之義以爲君者至尊不可侵犯縱有橫恣暴虐擅作威福殘民以逞之事亦不敢易之懼非常之原而不顧天下之大亂由是百姓之寃苦無從而達而好惡之公理亦無由而伸孟子民貴君輕之學說晦蒙二千年無有敢援引之者專制之害至於如此此何理也夫一家怨懟何如一路怨懟更何如天下怨懟君有大過則易位此正君臣之大義也或曰置君如弈棋非以啓天下之爭乎不知孟子所謂易位必擇最賢者而立之而協乎人心之好惡夫擇賢而立則不至於屢更協人心之好惡則不至於爭彼以屢更及爭爲慮者不明乎一國爲公之大義也夫民重君輕之義固非小儒所能知也

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不敢不以正對。

正正理也言據正理以對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朱注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疏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

愚按君臣以義合者也合則留不合則去兩言而決爾乃不合而猶不去者何也戀祿位耶係富貴耶夫富貴祿位而可係戀耶將何以對君更何以對己更何以對民耶彼庸陋之徒疾首蹙頞於私家之中而矜夸遷諛於朝廷之上固無論矣其達心而懦不敢諫者以爲天下可諒我不得已之苦衷而不我罪也則回翔而不遽去以至於喪身敗名者吾見亦多矣易傳曰介如石焉寧用終日言見幾之宜早而取決之宜速也後世學者讀此章書當知爲人臣者爲民而非爲君爲天下而非爲一人則庶乎君臣之大義明而其進退自合乎禮而不苟矣

文境如鷹隼盤空文氣如精金百鍊數百年斯道斯文俱當大行於世界

萬章篇大義

天下之最苦者惟民而已矣士出其學農出其粟工商出其器通有無以事其上然而庸闇之君什常得三四橫暴之主什輒得四五則惴惴焉壓制於勢力之下而莫敢誰何至於戰國時之人君則更有不忍言者矣橫征苛稅以爲常經作威作福以爲樂事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其視百姓之命曾犬豕牛羊之不若而策士之從橫捭闔者復導之以貪教之以詐黔首煩寃比沈於九淵而無可控訴不有明君摧陷而廓清之則世界之晦幽幾無光明之一日夫命者天之所最貴者也命之所安視聽之所由屬也孟子痛乎民命之如草芥也以爲保其命不可不重其權故昔者告齊宣王既以用舍生殺之權授之於國人至是而

復以神器之權歸之於天下人心之公故因論堯舜之事而引泰誓之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而舜禹之踐位其權乃在於朝覲訟獄謳歌者也曰天也其實皆人心也且夫士君子明人倫之至講進退禮義考人文制度典章設辭受取與出處去就之節至於論世尚友其精神志氣既與古人訢合而無間矣而孟子復以貴卿易位之誼綴於篇末抑獨何哉蓋論道德之高下曰賢曰不肖而觀勢力之消息曰強曰弱此四者皆民命之所託也然縱橫上下方策所載以不肖而易君位者伊尹霍光而外泯然無聞而三代以來所以易君位者惟勢力之強弱是視此其大弊實在繼世繼世之子生於深宮長於富貴閭閻之疾苦欲惡誹謗譽歌懵乎無所見聞死亡相枕藉猶曰何不食肉糜明代昏辟永

以下有繹如以成之概係用過秦論原道二篇之法

不見其宰輔循是政體天下每數百年而大亂或百數十年能大亂甚至數十年十數年而即大亂干戈相尋迄無寧歲生民憔悴顛連求如萇楚之無知而不可得士大夫至於賦詩呼天垂涕泣而道之嗚呼天下之最苦者惟民而已矣此孟子所繇以易位之說與夫禪繼之論遙遙相承皆所以爲民也所以爲民命也所以爲民權也得乎邱民而爲天子重其權所以保其命也蓋權也命也息息相通者也委其權於君殘民之命而民乃削奪其命也屬其權於民民各有其權民乃得自全其命也命者天之所最貴者也易革卦之象傳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明時乃可以治歷也不明乎時則適以戕民之命也鼎卦之象傳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凝命乃可以正位也然惟安民之命乃能凝己之命也湯武革命應乎

天而順乎人革一姓之命所以奠萬姓之命也然則天與人歸之說固倡自孔子而非孟子不能發明之非萬章不能紀述之也然而民權之說猶未可以遽興也必教育以啟發其智而後民權可得而重也然而民智之說未可以泥也迂儒或抱咫尺之義而孔孟之學說晦霾至二千餘年也然而孔孟之學說雖久壓於專制之世而不得伸而其道固如日月之經天而不容廢也然則天下萬世之學者固當篤信大昌其學說而爲民祈天永命於無窮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孟子新读本 （下册） 卷五
作者=null
页数=54
出版社=null
出版日期=null
SS号=11321631
DX号=000005678296
url=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5678296&d=368000B521892081641DF17494A5C759&fenlei=09030502&sw=%C3%CF%D7%D3%D0%C2%B6%C1%B1%BE